

苏曼殊年谱(一)

马以君

族谱

苏曼殊，名戡，号子戡(一作“子谷”)，小字三郎。*

*《浙溪苏氏族谱》：“十八世祖：名戡，号子戡，字曼殊。”苏维禄1928年12月18日自浙溪复柳亚子信：苏曼殊“乳名戡，字名子戡”。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：“曼殊谱名戡，号子谷，……‘戡’是谱名，……曼殊在大同学校和早稻田大学(按：应为高等预科或中国留学生部)的名字是‘苏子谷’”。苏维禄1929年1月21日自浙溪复柳亚子信：“曼殊小字，‘三郎’，乃杰生第三子也。……仙姐(按：河合仙)呼他为三郎，盖因此耳”。按据《浙溪苏氏族谱·第三序》后附的“新开字派”列有“文、章、怀、经、国、裕、世、荣、华、成、显、达、德、让、以、传、家、安、邦、伟、业、振、雄、猷”。苏曼殊属“怀”字派，《浙溪苏氏族谱》说他“字曼殊”，某些年谱、传记、文章说他“字子谷”，均误。又按：苏曼殊的名号颇多，除上述者外，还有：曼、三、苏澹、玄瑛、元瑛、瑛、阿瑛、苏非非、非非、博经、南国行人、行行、沙鸥、雪蝶、雪、鬣鬣、鬣、阿难、春蚕、印禅、名心印、苏文惠、林惠莲、W·L·Lin Shaisghor、Meandgu Djelavara Vrhata、糖僧、燕影生、燕影

子、燕、燕子山僧、泪香、郭璞、王昌、宋玉、玉、孝穆、汪玄度、栾弘、汎、县鸾、阿县、飞锡、以及未署用过的：宗之助、宗三郎、河合三郎、遣凡。

原籍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恭常都戎属司白沥港良都四图五甲(现属广东省珠海市前山区南溪乡沥溪村苏家巷)。

《浙溪苏氏族谱·第三序》：“贯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恭常都戎属司白沥港良都田图五甲”。马鸣凤《关于曼殊大师故乡之考证》：“白鹤港为香山恭都一小村镇，距澳门可二十余里。地处山坳，前临小溪。山上遍植松竹，苍翠横空，远望几疑茂林，不知其中有人家烟火者。林中多鹤巢，每当夕阳西下，白鹤云集，因是得名。余忆吾乡童谣有‘流水淙淙白鹤港’句，可见其风景之幽美。是村所居，以业农者为多。中有苏姓数家，早岁经商东瀛，即墨斋之家长也。”沈毓南1937年自前山复伍颂沂信：“浙溪系本区(按：第五区，即前山区)所属，原名‘白勒冈’，在古鹤乡沿车路隔两站即至，旧属下恭都，居民仅百余家。苏诗人故居在该乡苏家巷，未列门牌”。郑天赐1981年11月16日自三乡复何能信：“苏的原籍属香山县下恭都第五区沥溪苏家巷。苏家巷全姓苏。沥溪原名‘白沥港’(不是‘白勒冈’)有百多

户人，主要姓简、苏，其余姓容。沥溪现属珠海市前山公社（按：现为区）南溪大队（按：现为乡）”。文丰《苏曼殊珠海人氏也》：

“曼殊在沥溪时，居住何处？就在沥溪乡苏家巷内。沥溪乡为何有苏家巷？原来该乡有简、苏、容之姓，四百多年前立村以来，一直以简姓居多，苏姓次之，最次已是容姓。……十几户苏姓人家聚巷而居，乡人遂称该巷为苏家巷。这是一条很窄的巷子，宽仅两米左右，两人在巷中相遇，要侧身而过。曼殊的祖屋，与沥溪的古旧房子并无二致：低矮，浅窄。‘十七栿’的房子，前而是一个小天井，小天井西侧是厨房，东侧有一门口，通过另一间房子，这另一间房子也是苏曼殊家的，然早已坍塌多年，故东侧门口被堵死。据沥溪乡的乡人说，曼殊这间祖屋，与其堂兄弟家毗邻，曼殊的家人多在外，其嫡母、庶母在沥溪亡故后，此屋则移交其亲戚看管”。据实地调查：苏家巷由苏瑞文分与五个儿子的房屋连成，每间房屋约四十平方公尺，分正间和下间，排列在路的两旁，次序是德生、杰生、明生、铺甫、朝勋。

祖籍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碧江乡（现属广东省顺德县北滘区碧江乡）。*

*《沥溪苏氏族谱·第一序》：“吾家系出顺德碧江乡，前明九世祖宗远公始由碧江来居于香山深湾村，遂世家其地，迄今三百余年矣”。《沥溪苏氏族谱·第二序》：“我祖高庵，自大元顺帝年间，兄弟始由顺邑碧江前联九世来居香山深湾，枝开太始，遂世家其地。……计高庵祖至今四百余年矣”。《沥溪苏氏族谱·第三序》：“始迁祖讳汝卿，字宗远，号高庵，原系广州府顺德县碧江乡九世。宗远公与弟宗徽公由元、明间来香邑作商贾，见深湾之地堪居，安处义贫，可

以谋食，生能守富贵，近于城廓，亦可以求利求名。斯境无瘴厉之疾，水旱之灾，遂置田数十亩，造庐而居焉。耕读渔樵，优游自乐，任其所娱。惟祖祭省墓乃归顺邑故里，以供子孙之职。由元、明而迨至乾隆、嘉庆仍归故里，以亲诸族人。至于道光年间，清明时节，各子孙回碧江省墓，半海中途，舟覆浸没，劫四十人。自始之后，未有回故里，则宗支日远日疏矣。我祖乃碧江之九世者也。碧江分三大房，一东堂房也，一北堂房也，一南堂房也。吾祖乃北堂房人也”。《沥溪苏氏族谱》“太始祖”条下注：“公由顺德碧江九世而来香邑，岁远不归，世家于深湾。有云系碧江出北堂房人也，未详确否？”文丰《珠海诗人苏曼殊轶事》：“苏姓人家，先系从顺德搬至香山深湾，又从深湾搬至沥溪。”今《碧江苏氏族谱》已佚，故太始祖宗远（汝卿）是否得列名于北堂房九世栏，无从查核。但据苏曼殊的小说《非梦记》载：燕海琴（按：苏曼殊的化名）因其婢刘氏迫与凤嫔成婚，乃辞家至虎山（按：属番禺县）削发为僧，不久避难逃离虎山，“穷寒路次，由是变易姓名，鬻画为生。两阅月，至烟村（按：今属顺德县陈村区），他去大良（按：顺德县城）十数里”。接着，“半月，得从间道达大良，止于波罗寺（按：宝林寺的谐音，在大城中）”。从虎山经烟村至大良，必然经过碧江。而从烟村到大良仅“十数里”的路径，却走了“半月”。其间很可能在碧江作过逗留。按照珠江三角洲农村的习惯，长辈是喜欢把家世告诉晚辈的。说不定苏曼殊小时听过家人讲祖籍的传说，在“尘劳行脚”之时，顺便到祖籍一行。如是这样，则至少可以推论，碧江在苏曼殊的心目中是有位置，也有盛情的。至于太始祖移居深湾为元、明年间事，而顺德置县于明景泰三年（1452），故碧江乡当

时尚属南海县管辖。至于苏氏族入迁至白沥港（沥溪）定居，乃自三世祖积全（名福，字裕经）始，迄苏曼殊出生，足四百年。

祖父苏瑞文（1817—1897）。名仕昌，号霭堂，以经营进出口业起家。〔1〕五十岁以后，捐有职衔。〔2〕

〔1〕《沥溪苏氏族谱》：“十六世祖：讳仕昌，字瑞文，号霭堂”。苏维驥《〈苏杰生年表〉笺注》：杰生“父瑞文，名仕昌，以洋务起家”。张文谓1929年5月10日自香山复柳亚子信：曼殊“祖苏瑞文，以洋务起家”。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：“杰生父苏瑞文，名仕昌，以经营进出口业起家”。

〔2〕《沥溪苏氏族谱》：苏瑞文“国学生诰授奉直大夫，候选州同衔加二级。同治八年十二月初六日（1869年1月7日）在广东陕捐局请监生，同治十三年十月二日（1874年10月10日）在湖南商捐局照例筹饷请捐州同随带加一级”。

祖母林棠〔1〕（1825—1908），南溪乡人。生二子（杰生、德生）。为“从五品，封宜人”。〔2〕对曼殊“钟爱”，“食宿同之”。〔3〕

〔1〕苏煦亭1929年4月4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：“先祖母苏林氏，讳棠”。苏维驥《〈苏杰生年表〉笺注》：杰生“母林氏，名棠”。

〔2〕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。

〔3〕参看苏维驥1929年1月29日自沥溪

复柳亚子信，以及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。

庶祖母容氏（1847—1918），沥溪村人。〔1〕生三子（明生、镛甫、朝勋），三女（彩霞、彩屏、改）。〔2〕

〔1〕《沥溪苏氏族谱》无署容氏籍贯，仅注：“同治戊辰年十一月（1868年12月底）娶奂兰之长女”。现据郑天赐1981年11月16日自三乡复何能信：沥溪“主要姓简、苏，其余姓容”推断。

〔2〕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父亲苏杰生（1846—1904），一作“诂星”。名胜，又名朝英（一作“朝章”，误）字仁章。〔1〕1862年赴日本横滨经商，〔2〕初营苏杭疋头，后转营茶叶，时往来中日之间。〔3〕1882年任外商茶行买办。〔4〕为人“乐善好施”，但“颇形懦弱”。〔5〕三十九岁以后，捐有职衔。〔6〕

〔1〕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〔2〕陈去病《与柳亚子论曼殊生活函》：“曼殊确系苏姓之子，其父为粤中香山巨族，每年贩茶日本”。苏维驥1928年12月18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“曼殊父杰生，生于前清道光廿五年，（按：据《沥溪苏氏族谱》载，杰生生时为夏历十二月十七日，合公历为1846年1月14日。各年谱署“1845年”，误）同治元年（1862）十八岁（按：应为十七岁）往日本”。

〔3〕柳亚子《苏杰生年表》：1862年，杰生“始赴日本横滨，经营商业（初营

苏杭码头，后转茶叶），自是往来中日间”。

[4] 苏维驷《〈苏杰生年谱〉笺注》：“光绪八年壬午（1882），三十八岁（按：应为三十七岁），始为横滨万隆茶行买办”。冯自由1928年9月13日自上海复柳亚子信：“曼殊‘父名苏杰生，横滨山下町三十三番地外国茶行之买办也’”。

[5] 苏煦亭1929年2月13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：先父“为茶行买办，与领事罗少经，东京黎公使交情最笃。生平乐善好施，西京大火灾，曾捐项千元；得神奈川县奖赏，中日人士，咸知其名”。张文渭1929年5月10日自香山复柳亚子信：洁星“赋性慈善，慷慨好施，有‘苏善人’之目”。苏绍贤《先叔苏曼殊之少年时代》：“广交游，为人慷慨，凡侨居日本者，莫不知焉”。冯自由《苏曼殊之真面目》：杰生“性任侠，好施与”。冯自由1928年9月13日自上海复柳亚子信：杰生“在侨商中以好义闻”。罗孝明1972年4月18日自日本致台北传记文学社信：横滨中华公墓地藏王庙的石碑刻有苏杰生“捐赠一百元之纪录”。罗孝明1972年2月27日自日本致苏惠珊信：“查杰生氏为人颇形懦弱，兼无坚固主意应付一切”。

[6] 《沥溪苏氏族谱》：杰生“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……遵江南第十三次賑捐例捐县丞，贵州捐赏戴蓝翎”；“覃恩朝议大夫”。

嫡母黄氏（1849—1923），[1] 南溪乡人。[2] 1866年嫁与苏杰生。[3] 生二子（煦亭、煊），[4] 一女（燕）。为“五品宜人”。[5] 性情慈善，悉心抚养曼殊。[6]

[1] 《沥溪苏氏族谱》：黄氏生于道光廿八年戊申十二月十七日，合公历1849年1月11日。罗孝明《苏家族谱》柳无忌《中山县沥溪乡苏氏家族表》均作“1848”，误。

[2] 《沥溪苏氏族谱》苏维驷1928年12月18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均作1922年。现据苏煦亭1929年2月13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：“黄太夫人于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9月11日，在神户逝世，享年七十六岁”。

[3] 柳亚子《苏杰生年表》：1866年“正月廿九日（3月15日），妻黄氏来归，年十九（按：应为十八）”。

[4] 煦亭为谁生，说法有四：一为“义子”、“油瓶”。苏维驷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“据家属说，所云义子，确是煦亭也。因煦亭生日本，幼丧父，家伯与伊父交情颇厚，缘是将煦亭付托家伯抚养”；柳亚子《苏曼殊传略》：大陈氏“说煦亭非杰生亲生，是油瓶之类”。二为河合仙妹妹生。苏维驷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“又有云大兄乃活仙之妹生”；柳亚子《苏曼殊传略》：大陈氏说煦亭“是河合仙妹妹所生”。三为河合仙生。苏煦亭1929年1月25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：先君“一日本妾，姓河合，名仙，即煦亭……所从出也”；林紫垣1928年11月25日自天津复冯自由信：杰生“二妾即阿仙，生煦亭”，“阿仙乃煦亭生母”；柳亚子《苏杰生年谱》：“煦亭，妾河合仙出”。柳亚子《曼殊之血统问题及其少年时代》：“我们现在是承认河合仙是煦亭生母的。虽然维驷信上对煦亭有义子之疑，说他‘不知是否活仙所生’，又说河合仙无出，而煦亭是活仙之妹所生，这些，我们不能认为正确，我们以为或

者是传闻之误，甚至于是《犬》陈氏的有意”。四为黄氏生。张文渭1929年5月10日信：“曼殊有义母兄煦亭，杰生嫡子”；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“大哥煦亭是嫡母之子”；罗孝明1972年2月27日自日本致苏惠珊信：“煦亭之真母实为黄氏”。柳无忌在《我不认识的苏曼殊》中说：“我觉得应当依照苏惠珊所讲的，加以修正”。但在《杂话苏曼殊的身世与家族》中则说：“谁是煦亭的生母？……惠珊女士肯定为杰生正室黄氏所生，罗孝明亦作如此主张。但在此以前，据《传略》（按：柳亚子《苏曼殊传略》），煦亭为河合氏（仙）所生，而且这是煦亭与我父亲通信时自己告诉他的。关于这问题的说辩，正反两方面都有许多有力的佐证，我们无法判断，暂时存疑。现在拟作如下分析。第三种说法是缺乏可能性的。因为它虽然出自苏煦亭和林紫垣之口，但他俩人都只在幼年和青年时接触过河合仙，对为其所生仅是揣测。煦亭在同一信中就错误地以为自己同曼殊是同一生母；林紫垣在1928年10月9日自天津复冯自由信中也与上引书信自相矛盾地说：阿仙“生一子，名醜，号子谷，即曼殊也”。可见他们的说法是不可靠的。而且，据苏维璟1929年11月21日自泖溪复柳亚子信：杰生“一妾曰本人藤氏，名活仙，无出”；罗孝明1972年2月27日自日本致苏惠珊信：据河合仙“最友善，亲若姐妹”的关安子说：“河合仙始终无子女”。这不谋而合的两段话，足证煦亭非河合仙所生。第一种说法是荒诞不经的。大概是因为杰生家庭复杂，妻妾之间、妯娌之间矛盾很多，不实之词时有出现。这方面的情况可能如柳亚子在《苏曼殊传略》所介绍的：对于大陈氏，“煦亭讲到她还是愤愤不平。煦亭油瓶的传说，是从她那里讲出来的，……煦亭却说她有意毁谤，想

把煦亭逐出苏氏血统以外”。煦亭这样看不是毫无道理的。说不定曼殊的《潮音·跋》和《断鸿零雁记》所说的“自幼失怙”，为父执“义子”，也与少时听得这类话太多有关。第二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。因为在杰生家的日本人，除河合仙外，只有“贺哈喙”。倘“贺哈喙”为河合仙的妹妹，则她仅比煦亭大九岁，而且她1883年到杰生家时，煦亭已是个九岁的孩子，在泖溪生活了。看来唯一的可能是第四种说法。据柳亚子《苏曼殊传略》、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介绍：煦亭与黄氏“很接近”，关系比河合仙“密切”；“杰生去世以后，黄氏于1908年即光绪卅四年戊申赴日本神户，就住在煦亭的家中，至1923年即民国十二年癸亥阳历9月11日歿于神户”。而河合仙同煦亭却“很淡漠”，“她始终在横浜，和煦亭甚少见面，不过函信来往而已”。由此推断，煦亭为黄氏之子。

[5] 录自《泖溪苏氏族谱》。

[6] 参看林紫垣1928年11月25日自天津复冯自由信、苏维璟1929年11月21日自泖溪复柳亚子信、苏煦亭1929年2月13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、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。

大庶母河合仙（1849—1923），一作“藤氏”。[1] 日本人，家人称“阿仙”、“亚仙”、“活仙”。[2] 1873年嫁苏杰生。[3] 无生育。为人“品性和蔼”，曼殊幼时由她抚养，彼此亲如母子。[4]

[1] 《泖溪苏氏族谱》作“藤氏”，是根据大陈氏说的。柳亚子在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中认为“不可解”。疑

与“河合”的发音有关。

[2] 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：“关于河合氏，冯先生说她叫‘亚仙’，那是对的。她单名一个‘仙’字，家中人叫她‘阿仙’，或是‘亚仙’（大）陈氏则说她叫‘活仙’，大概都是一音之转。姓河合是有佐证的，苏煦亭便承认他的生母（按：参看“嫡母黄氏”注[4]）姓河合而名仙。《天义报》第五期上，有她的《曼殊画谱·序》（按：此序疑为曼殊托名而作），自署“河合氏”。柳亚子《曼殊之血统问题及其少年时代》：“河合与藤均为日本人之姓，故藤相当于河谷，而活仙则相当于阿仙”。柳亚子1929年2月1日自上海复苏维驥信：“林紫垣信中之阿仙，先生信中之藤活仙，煦亭信中之河合仙；以及撰《曼殊画谱·序》之河合氏，确是一人”。

[3] 罗孝明《苏家族谱》作“1874”。现据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“仙姐乃廿五岁（1873年）嫁杰生”。

[4] 参看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；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；章父《燕子龕诗·跋》，及苏曼殊本身的著作。

生母河合若（1866—？），日本人，家人称“贺哈喙”（日文“才若——才ク力”，音“窪滑卡”，意“若子”）。[1] 河合仙的胞妹。[2] 1883年从乡间到横滨苏宅助理家务。[3] 苏杰生与她私通，怀孕后怕家人发现而另赁屋于日本街（疑是云绪町一丁目五二番地）给她居住。[4] 生一子（馥）。

[1] 柳亚子《苏曼殊传略》：曼殊的生

母，“家里的人都称她做‘贺哈喙’。有人说‘贺哈喙’就是‘若子样’，‘才若——才ク力’的略称，她的名字应该是‘若子’两字”。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：曼殊的生母的名字，“据杰生次妾（大）陈氏说不知道，因为当时大家只称她为‘贺哈喙’。……我托人……去打听许多日本人的结果，都说‘贺哈喙’是‘才若’（才ク力）的译音，而‘才若’又是‘若子名’（ワカ工サマ）的略称。这样，曼殊的生母，大概是叫若子吧”。柳亚子《曼殊之血统问题及其少年时代》：“关于贺哈喙之解释，‘大致系‘才若’——才ク力——之译音。‘才若’才ク力者即‘若子样’——ワカ工サマ——之略称，‘若子样’亦即‘若子君’也。日本妇人取名，‘子’字颇多，而‘子’字为一般妇人名字下所加之常套字，故重要者系‘若’——ワカ——字。日本人家对于女仆称名而不呼姓，‘若子’常被呼为代‘御若’——才ク力——盖‘御’字即含有代替‘君’字之意。此项解释若对，则曼殊母亲之名当为‘若子’，唯其姓仍不能明白也”。米泽秀夫《苏曼殊之生涯与作品》：曼殊的生母“其名为窪滑卡（才ク力）”。罗孝明1966年4月12日自日本复柳无忌信：“曼殊生母若子，其汉字想必正确。根据其家族之称若子为‘阿哈喙’者，即‘才ク力’之译音。……日本对于女子之敬称多数有‘子’字加上在其名尾，……实无若何之意义。此字即如中国亚馥之‘亚’或亚瑛之‘亚’”。柳无忌《中山县沥溪乡苏氏家族表》作“河合若子”。

[2] 苏曼殊的生母，说法有三，一为“撈仔”。张文渭1929年5月10日自香山复柳亚子信：“弟曾将曼殊来历询之家庶母，据云：“阿馥系撈仔，并非日妇河合氏

所生”^[3]。三为河合仙。其中又分(a)“油瓶说”。柳亚子《苏玄瑛新传》据《潮音·跋》云：“其先日本人也。……父宗郎，不详其姓。母河合氏。……生玄瑛于江户”。(b)“杰生所生说”。林紫垣1928年10月9日自天津复柳亚子信：杰生“纳一妇阿仙为妾，生一子，名馥，号子谷，即曼殊”；苏煦亭1929年1月15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：先君“一日本妾，姓河合，名仙，……曼殊所以从出也”。三为若子生。其中又分(a)“妾侍说”。苏维禄1928年12月18日自泖溪复柳亚子信：“曼殊生母贺哈喙氏，光绪九年十八岁，适杰生为妾”；苏维禄1929年1月21日自泖溪复柳亚子信：“四妾贺哈喙，此乃家人口音叫之；初不知其姓氏，即曼殊生母也”。(b)“下女说”。苏维禄1929年1月21日自泖溪复柳亚子信：“据云，贺氏初为家伯佣女”；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：若子“是一个乡间女子，在杰生家当下女的”。(c)“远亲说”。陈国权1965年在大同学校老同学座谈会上的发言：(1)“曼殊生母乃系河合(仙)夫人之侄女(按：后更改为‘后辈亲戚’或‘远亲’)，不是下女，惟不详其名，或者可能为若子其大姐”。(d)“胞妹说”。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“河合仙，‘有妹名若子，年在妙龄，已随其姐入苏家，愿作偏室’。第一、二种说法，已为柳亚子后来所否定。他在《曼殊之血统问题及其少年时代》中说：‘所谓贺哈喙也者，实际上也并不是杰生正式的第四妾；只是一个雇用的下女，杰生因她胸有红痣，认为当生贵子，于是就向她进攻，因而有了身孕，迁到日本街去，另外租屋居住。你想，倘然贺哈喙正式是杰生的第四妾，有了身孕，当然堂堂皇皇，和河合仙及陈氏一同居住，为什么要搬到日本街去租小房子，使陈氏疑其辞工而去呢？还有，倘

然杰生和贺哈喙的夫妻关系是正式成立的，那末贺哈喙生产了曼殊以后，也不会到三个月就还去乡下，永不再回来了”。第三种说法的(a)，亦为一般研究者所不取。余下的是(b)、(c)、(d)，柳无忌在《杂话苏曼殊的身世与家族》中说：这三种意见，“有大同，亦有小异。所谓小异，系指若子的身份：苏家下女？河合氏(仙)的后辈亲戚？侄女？胞妹？”从曼殊与河合仙的“面貌非常相象”(柳亚子《记陈仲甫关于苏曼殊的谈话》)，曼殊称为“吾姐”的覆本荣子的发音与“贺哈喙”的发音十分相近(参看罗孝明《对于苏家质疑书呈苏惠珊女士并求赐复》)，河合仙与曼殊超乎养母养子的关系(参看马以君《生母·情憎·诗作》)等方面推断，曼殊的生母是河合仙的妹妹，她的姓名叫河合若或河合若子。^[4]

[3] 河合若在苏家的身份，说法有三：一为“妾侍”，二为，“下女”，三为“助理家务”。第一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。因为尽管苏惠珊在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说若子入苏家，“愿作偏室”，但她在同信中又说：“先父事亲至孝，谨守家法，未得双亲允许，仍未与偏室庆立”。而且，柳亚子在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中说：“杰生和若子的苟合，杰生家中人是不晓得的”。可见若子根本没有当过杰生的妾侍。第二种说法是不合理的。因为若子是河合仙的胞妹，而河合仙是杰生的首妾，按常理，一般不可能姐姐当主人，妹妹当奴仆的。何况河合仙为人“品性和蔼”呢？第三种说法则颇近情理。因为若子从乡间来到城市，依傍其姐生活，很自然要跟其姐一起料理家务。

[4] 苏维禄1929年1月21日自泖溪复柳亚子信：“贺氏胸前有一红痣，家伯云伊当生贵子。当贺氏身怀曼殊时，家庶伯母虽同在

日木，但是一少妇，且前辈人性情纯厚，亦无见识，不晓伊身成孕。贺氏迁去，认伊辞工”。“贺哈喙初同（大）陈氏及藤氏合居，次因贺氏身中受孕，将分娩，乃另租屋，迁贺氏于日本街居住”。按：若子所住的日本街，当即苏煦亭1929年3月24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中说的河合仙“被离后”所住的云绪町一丁目五二番地。虽然河合仙离开苏家的时间说法不合，有说与若子同时离开的。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“先父另觅屋安置河合仙姐妹，生活尚称安定”；有说在杰生回国前离开的。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：1892年，“杰生和陈氏也归国了。河合仙则留居日本，迁到云绪町一丁目五二番地。据说事先已与杰生绝缘”。但从情理分析后一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。因为曼殊出生的前后，河合仙必在照顾；若子离去后，她更承担抚养曼殊的责任，直到曼殊被带回苏家，其间长达六年。如她尚未离开苏家，必有蛛丝蚂迹；何况后来黄氏来了横滨，则更容易暴露。而她却一直能保密。可见河合仙离开苏家是与若子同时或稍后，她们所住的是同一地方。其实，柳亚子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。他在1929年2月1日复苏维驥信中提出：“曼殊六岁以前，未与黄氏相见，是否仙姐并不与黄氏同居？”可惜他没有考虑到河合仙与若子的姐妹关系，反而想到“打碎醋罐头”上去，所以就弄差了。

二庶母大陈氏（1868—1940），园山箕乡人。[1] 1884年4月至横滨嫁给苏杰生。[2] 生五女（惠玲、惠芳、惠芬、苏惠珊）。[3] 为人“能干，深得杰生宠爱。[4] 曼殊小时遭她虐待。[5]

[1] 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

罗孝明信：“大陈氏三母之故乡，是中山县石歧圆山箕乡人氏，在1868年八月廿八日（10月6日）生，1939年（按：《泮溪苏氏族谱》作‘民国廿九年三月初二日’，即1940年4月9日）逝世于澳门。十七岁时由二叔德星前往石歧选聘，是年与林紫垣表兄一同随二叔往横滨”。按：苏绍慧1983年7月20日自三乡复马以君信：我大哥康鑫云：“我祖父德星，未有到过日本（原因是德星脚是跛的，走路不方便）；这是过去大哥听我父亲说的”。康鑫和绍慧的父亲是苏维驥；事实上，他与柳亚子多次通信都没有提及德生曾带大陈氏去横滨。看来是苏惠珊弄错了。所以她在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中所说的“二叔将河合仙姐妹逐出家外”就属于虚。其实，这一点罗建业和柳无忌早就提出异议了。罗建业在1980年3月3日自香港复柳无忌的信说：“河合仙之见逐，已在来归苏门十余年之后，此时才说‘不容日女为家妇’；理由何能成立？”柳无忌在《杂话苏曼殊的身世与家族》中也说：“惠珊信中所说她二叔德生在这故事中所扮的角色，于情理方面不易尽信。德生为杰生弟，二人的父母远在家乡泮溪；德生如何能自作主张，干涉他哥哥在横滨的家庭，‘将河合仙姐妹逐出家外’？他们一家侨居日本（不在家乡），而‘歧视日女’，亦不易解”。从苏煦亭、苏维驥所提供的情况来看，“（大）陈氏和河合氏（仙）是冤家”（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：“河合仙几乎是被她撵走的”（柳亚子《苏曼殊传略》）。看来苏惠珊不是没有把事情搞清楚，就是碍于自己与大陈氏的母女关系而有意为她制造饰词，推卸责任。其实，大陈氏迫走河合仙是完全可能的。从她后来的表现看，她为人相当泼辣，手段也很高明。河合仙则温顺纯良，胆小怕事。且性情懦弱，向

无主见的苏杰生，在她俩发生争执的时候，迁就了大陈氏，“将河合仙姐妹”安置到日本街居住，也是毫不奇怪的。

[2] 苏维喙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“(大)陈氏始于光绪十年三月底(1884年4月中下旬)到横滨”。“家庶伯母十七岁，同年(按：光绪十年)适杰生，是年三月底(4月中下旬)到日本，与贺哈喙同居”。

[3] 柳无忌《杂话苏曼殊的身世与家族》：“惠珊的两个姐姐的名字：二姐惠龄，旧作‘祝龄’，三姐惠芳，旧作‘祝年’。虽然‘祝龄’及‘祝年’亦有根据(按：《沥溪苏氏族谱》是这样写的)。我们当从惠珊的说法改正。大陈氏四个长大的女儿(她的另一个女儿早殇)，她们都以‘惠’字排名，应无疑问”。

柳亚子《苏曼殊传略》：“大陈氏据说很能干”。罗孝明1966年3月20日自日本致柳无忌信：“杰生之对于女性关系异常复杂，试观除河合夫人之外，有黄氏、大陈氏、小陈氏，并闻得另有别的女性存在”。而事实上杰生自娶大陈氏之后，基本上没有让她离开过自己身边，且她的所作所为，远非其他妻妾所能企及。由此推断，苏杰生对她特别宠爱的。

三庶母小陈氏(1873——1897)，香山入。1891年至横滨嫁与苏杰生。[1] 无生育。[2]

[1] 柳亚子《苏曼殊传略》：“小陈氏很可怜，1891年十九岁嫁给杰生，1897年二十五岁就死去了，这是杰生家族中和曼殊最没

有关系的一个人。

[2] 林紫垣1928年11月25日自天津复冯自由信：“四妾陈氏，无所出”。

大兄苏煦亭(1875——1935)，名焯，又名子焯，字怀焯。“为人纯良”，曼殊青少年时有与他来往。*

*参看苏绍贤1929年3月24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、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、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。

大嫂陈氏(1876——1942)，界涌乡人，为人“贤良”，对曼殊颇爱怜。*

*参看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。

二兄苏焜(1878——1883)，*幼殇。

*罗孝明《苏家族谱》作“1878——1885”。现从《沥溪苏氏族谱》。

大姐苏燕(1872——1907)，又名“亚燕”、“燕燕”。嫁南屏乡容某。对曼殊不大好。*

参看苏维喙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、柳亚子《苏曼殊传略》、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。

大妹苏惠龄(1886——?)，名祝龄，嫁北山乡杨耀垣(启兰)。*

*冯自由《苏曼殊之真面目》：杨耀垣

“亦大同学校学生”。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杨耀垣说，“对于曼殊的事情，他不大清楚”。

二妹苏惠芳（1888——？）名祝年。嫁果福缘村杨善章。*

*各年谱、传记均作“杨善初”，现从《沥溪苏氏族谱》。

三妹苏惠芬（1890——？），〔1〕名焕。嫁沥溪乡陈介卿。与曼殊间有来往。〔2〕

〔1〕苏惠芬的生年，《沥溪苏氏族谱》作“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”。但从其名为“焕”看，一不与“祝年”并列，二借作“换”字的谐音，不似与惠芳为双胞胎。故现从柳亚子《苏杰生年表》。

〔2〕参看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。

四妹苏齐（1895——？），幼殇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五妹苏惠珊（1902——1982以后），名德西。〔1〕嫁茅湾乡李晋庠。〔2〕

〔1〕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“小妹惠珊，此是我之真名”。现仍按字与其姐姐排列。

〔2〕柳无忌《杂话苏曼殊的身世与家族》：“苏惠珊的丈夫李晋庠，就曾帮助林紫垣在（天津）中原公司任事”。

二叔苏德生（1852——1903），一作“德星”。名添，又名朝晖、字耀章。捐有

官衔。*

*《沥溪苏氏族谱》：光绪十七年遵江南第十三次赈捐例，“捐同知加一级，请捐四品，封典晋封朝议大夫”。“皇恩例授奉政大夫，诰封朝议大夫候选同知加二级国学生”。

二婶张氏（1857——1905），界涌乡人。生四子（维春、祖饶、维翰、维辘），三女（妙清、妙珍、新）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二庶婢朱氏（1866——1940），北丫乡人。生二子（维驥、祖傲），四女（爱、兆、袁、勉）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堂大兄苏维春（1877——1913），名海，字怀亮，号静波。对曼殊颇关心。妻陈氏、古鹤乡人。*

*参看《沥溪苏氏族谱》及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、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。

堂二兄苏祖饶（1881——1882），幼殇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堂三兄苏维翰（1883——1916），字怀汉，号墨斋，又号康镇。无娶。“与曼殊交情最深”。〔1〕

〔1〕引自柳无忌《杂话苏曼殊的身世与家族》。

〔2〕引自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。

堂大弟苏维锵（1888—1942），名铿，号澄波。无娶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堂二弟苏维騷（1895—1952），名雷，字怀彦，号松斋，又号康驊。妻郑氏，平岚乡人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堂三弟苏祖傲（1904—1911），幼殇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堂大姐苏妙清（1874—？），嫁乌石乡郑鑑舟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堂大妹苏妙珍（1889—？），幼殇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堂二妹苏新（1891—？）嫁南溪乡李铎祥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堂三妹苏爱（1891—？），嫁南溪乡梁让泉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堂四妹苏兆（1894—？），嫁南溪乡吴绵彰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堂五妹苏袁（1898—？），嫁山场乡吴耀坚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堂六妹苏勉（1900—？），嫁南溪乡梁某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三叔苏明生（1878—1940），一作“明星”。名铎，又名朝佐，字秉章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三婶许氏（1877—？），上涌乡人。生二子（绮、溢），二女（社荷、社榕）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堂三弟苏绮（1896—1964），字怀

韬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堂四弟苏溢（1908—1950），字怀焰，号少雄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堂七妹社荷（1906—？），嫁果福绿村杨晏清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堂八妹苏社榕（1910—？），嫁南坑村梁国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四叔苏毓甫（1880—1921），名理，又名朝宗，字达章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四婶黄氏（1885—？），南溪乡人。生一子（焯）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堂五弟苏焯（1914—1983），字怀湛，号志雄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五叔苏朝勋（1885—1906），名权，字衡章。无娶。*

*录自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大姑母苏彩霞（1871—？），嫁外界涌杨日彰。生五子，一女。曼殊在日本求学时“屡宿其家”。*

*参看《沥溪苏氏族谱》及看罗孝明1965年2月10日自日本致柳无忌信、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。

二姑母苏彩屏（1875—？），嫁南溪乡陈猷墀。[1]生一子二女。曼殊在上海求学时得他们照顾。[2]

[1]各年谱、传记、文章均作“陈猷墀”。现从《沥溪苏氏族谱》。

[2] 参看苏维骏1929年1月21日自泖溪复柳亚子信、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、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。

三姑母苏改(1887——?)，幼殇。*
*录自《泖溪苏氏族谱》

表叔林北泉，南溪乡人。林棠的侄儿。[1]先后在日本、锡兰经商，曼殊间有访他。[2]

[1] 林紫垣1928年11月25日自天津复冯自由信：“杰生之母，系林北泉姑母。北泉乃紫垣堂叔也”。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：“林北泉是杰生母亲林氏的侄子，和杰生同辈，曼殊叫他做表叔”。

[2] 参看冯自由《苏曼殊之真面目》、忘机《记苏曼殊》。

表兄林紫垣(1868——1929以后)，[1]林棠的侄孙。[2]青年时随杰生学习商业，[3]后在横滨、上海、天津等地经商。[4]曼殊在日本求学期间，费用主要由他供给。[5]

[1] 林紫垣1928年11月25日自天津复冯自由信：“林紫垣现年五十九岁”。证以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“三母陈氏与林紫垣表兄同年同月同日生。”

[2] 林紫垣1928年10月9日自天津复冯自由信：“查曼殊与弟系表兄弟称呼”。又1928年11月25日自天津复冯自由信：“林紫垣现年五十九岁。杰生之母，乃紫垣之姑

母也。”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：“紫垣则是林氏的侄孙，北泉的侄子，比杰生小一辈，曼殊叫他做表兄”。

[3] 苏绍贤《先叔苏曼殊之少年时代》：“林某(按：林紫垣)者，乃家祖(按：苏杰生)从乡间带至横滨，教以书，供以生活费，且使之习商务，后即在横滨获得一极优之位置者也”。

[4] 冯自由《苏曼殊之真面目》：“紫垣原在横滨经商，后任上海东亚旅馆经理，旋至天津创设中原公司”。

[5] 参看苏绍贤1929年3月24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、张文渭1929年6月25日自香山复柳亚子信、冯自由1928年9月13日自上海复柳亚子信、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、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。

年 谱

1884(光绪十年甲申)

一 岁

9月28日(八月初十日)午时，[1]生于日本横滨云绪町一丁目五番地，随生母河合若生活。[2]

[1] 曼殊出生的时间，说法有五：一为1882年。林紫垣1928年11月25日自天津复柳亚子信：“曼殊生于光绪八年。”二为1884年。苏维骏1929年12月18日自泖溪复柳亚子信：“曼殊生于光绪十年甲申八月初十午时”。三为1885年。苏煦亭1929年2月13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：“曼殊生于光绪十一年

八月初十日”。四为1886年。苏绍贤1929年3月24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：“先叔当生于光绪十二年丙戌”。五为八月二十一日。蔡守《题曼殊赠〈黄妃塔华严经残石拓本〉》：“上人八月廿一日生，世尚少知者”。这五种说法，有属生年的，有属生日的。属生年的，柳亚子在1929年3月2日自上海复苏煦亭信中指出：“曼殊生于光绪十年甲申，除根据维驮外，尚有各种证据：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日本东京出版之《天义》杂志上，登有河合氏所撰《曼殊画谱·序》中有‘弹指吾儿年二十四矣’句，自光绪十年至三十三年，恰恰廿四岁。此证据一也。《潮音·跋》作于宣统三年辛亥，中有‘弹指鬲黎二十有八’语，自光绪十年算至宣统三年，又恰恰廿八岁。此证据二也。曼殊所填《南社入社书》自署廿九岁，其年为民国元年壬子。自光绪十年算至民国元年，亦恰恰廿九岁。此证据三也。萧纫秋与曼殊至交，曾言曼殊亲口告渠，生于光绪十年甲申，生肖属猴，而纫秋生于光绪十年乙酉，生肖属鸡，小于曼殊一岁。此证据四也。此四种证据，似均属确实可靠。属生日的，柳亚子在《曼殊的戒牒问题》中说：“曼殊的生日，‘（苏）维驮说是甲申年旧历八月十日；而蔡哲夫却以为八月二十一日生’”。柳亚子在《苏杰生年表》、《重订苏曼殊年谱》、《苏曼殊传略》中，均从苏维驮说。现证以《浙溪苏氏族谱》柳亚子所从说法无误。

[2] 苏维驮1929年1月21日自浙溪复柳亚子信：“曼殊生母贺哈喙，光绪九年十八岁适杰生，十年生曼殊。……贺哈喙有喜，遂迁去日本街居住。八月始生曼殊，家人尚不知之”（参看《族谱·生母河合若》注[4]）。

祖父苏瑞文，时年六十八，在浙溪。

祖母林棠，时年六十，在浙溪。

庶祖母容氏，时年三十八，在浙溪。

父亲苏杰生，时年三十九，在横滨外商万隆茶行任买办，居山下町三五番地苏宅。

*各年谱、传记、文章均说“三十三番地”，现据苏煦亭1929年4月4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：“先父前居横滨留居地三十五番万隆茶行，家眷亦在行内居住”。按：疑三十三番地是铺面，三十五番地是住处。

嫡母黄氏，时年三十六，在浙溪。

大庶母河合仙，时年三十六，在横滨。*

*疑河合仙当时往来于苏杰生与河合若的住处之间，参看《族谱·生母河合若》注[4]。

生母河合若，时年十九，在横滨云绪町一丁目五二番地。

二庶母大陈氏，时年十七，在横滨苏宅。

三庶母小陈氏，时年十二，在香山娘家。

大兄苏煦亭，时年十岁，在浙溪。

大姐苏燕，时年十三，在浙溪。

二叔苏德生，时年三十三，在沂溪。

二婶张氏，时年二十八，在沂溪。

二庶婶朱氏，时年十九。

堂大兄苏维春，时年八岁，在沂溪。

堂三兄苏维翰，时年二岁，在沂溪。

堂大姐苏妙清，时年十一，在沂溪。

三叔苏明生，时年七岁，在沂溪。

四叔苏镛甫，时年五岁，在沂溪。

大姑母苏彩霞，时年十四，在沂溪。

二姑母苏彩屏，时年十岁，在沂溪。

12月（十月底十一月初），河合若返回乡下，自始与苏杰生断绝关系，曼殊转由河合仙抚养。〔1〕河合仙出于对其妹失身苏杰生之内疚，且向无所出，故视曼殊如己子，精心照料。〔2〕

〔1〕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沂溪复柳亚子信：曼殊“在儿时，先伯雇日妇乳媪及仙姐二人照料”。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沂溪复柳亚子信：“曼殊之生母，产曼殊不三月。乃远去日本乡下，将曼殊交与活仙姐照料一切，……缘是曼殊认仙姐为生母，其实曼离母壳，皆由仙姐托养”。曼殊“生不三月，而贺氏接伊家信，遣返日本乡下，永不归来。其时鬻兄交与藤氏活仙抚养”。贺哈喙由横滨回日本乡下，“与杰生离别，并无来往”。“曼殊生母贺哈喙，产曼三月

以后，因接伊父亲信，离去杰生，后此不得而知”。罗孝明1966年3月28日自日本致柳无忌信：据陈国权分析，杰生与若子生下曼殊，河合氏感于责任，无颜见若子之父母，遂将曼殊作为己子，养育数月后遣若子回乡，一俾她完全脱离杰生之缘，二则令她忘记此段恶梦，将此事严守秘密；不令她父母知之，惟当时河合夫人及若子之苦衷不言可喻也。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“二庶母河合氏……向未闻有任何子女”。

1885年（光绪十一年乙酉）

二岁

在横滨云绪町一丁目五二番地随河合仙生活。

与河合仙同拍照片。*

*曼殊1907年8、9月间自日本致刘三信，称一幅岁把时的照片为“吾母抚余”。对这幅照片，苏维驥在1929年1月21日自沂溪复柳亚子信中说：“手抱曼殊同照之相，非曼殊生母也。此乃二姐藤氏活仙之真象，家人皆认识之”。又“曼殊同拍照之相，非曼殊生母也，乃仙姐之相耳”。见过河合仙之陈国权在1966年10月14日自香港致罗孝明信中说：“铜版肖象里，抱着童年时之曼殊者，确系河合仙子无疑”。

在此前后，河合仙将其父母接至横滨同住。*

*根据苏惠珊1966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河合仙“当时与其父母相依”，曼殊“暂依外祖父母居住”。又“河合氏自得先父另置房屋给她后，她和其父母同住，

与苏家并无来往”。苏绍贤1929年3月24自日本复柳亚子信：“庶祖母河合氏被离后，曾居云绪一丁目五二番地”。

襁褓期间，体弱多病。*

*《河合仙〈曼殊画谱·序〉》：“吾儿少……多疾病”。苏绍贤《先叔苏曼殊之少年时代》：“襁褓时，身体甚弱，因病而几死者屡”。

8月8日（六月二十八日），五叔苏朝勋在泖溪出生。*

*参看《泖溪苏氏族谱》

四婶黄氏在南溪出生。*

*参看《泖溪苏氏族谱》

1886年（光绪十二年丙戌）

三岁

在横滨云绪町一丁目五二番地，随河合仙及其外祖父母生活。

6月12日（五月十一日），长妹苏惠龄在横滨苏宅出生。*

*参看《泖溪苏氏族谱》。

嫡母黄氏东渡横滨，与苏杰生、大陈氏等同往。*

*苏维禄1929年1月21日自泖溪复柳亚子信：“黄氏则于光绪十二年始来横滨”。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：“曼殊三岁时，杰生正室黄氏来横滨，与杰生及河

合氏（仙）、（大）陈氏同居”。按：疑此时河合仙已离开苏宅。

1887（光绪十三年丁亥）

四岁

在横滨云绪町一丁目五二番地，随河合仙及其外祖父母生活。

显露出绘画的天分。*

*《潮音·跋》：“四岁，伏地绘师（狮）子频伸状，栩栩欲活”。《河合仙〈曼殊画谱·序〉》：“吾儿少不聪明，……性癖爱画”。苏绍贤《先叔苏曼殊之少年时代》：“其于四五岁时，所绘各物，无一不肖。于绘画天才，盖具有夙根云”。

三姑母苏改在泖溪出生。*

*参看《泖溪苏氏族谱》

1888年（光绪十四年戊子）

五岁

在横滨云绪町一丁目五二番地，随河合仙及其外祖父母生活。

与其外祖父母合拍照片。*

*曼殊1907年8、9月间自日本致刘三信称一幅四、五岁时的相片为“吾幼时随大父大母所照”。对这幅照片，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“遗象中有一双日人同照，即是曼殊之外祖父母也”，曼殊在书信中“说是‘大父大母’，此是错误”。柳亚子《曼殊之血统问题及其少年时代》：此照片的“大父、大母当作外大父、外大母解，照中人物，当是河合仙之父母，而

非杰生之父母也”。柳无忌《杂话苏曼殊的身世与家族》：曼殊童时，“立在两位左右坐的和服老人，应是河合氏(仙)的父母。如以曼殊生母为河合氏(仙)亲妹，这两位日人当是曼殊的外祖父母”。

4月7日(二月二十六日)，堂大弟苏维骥在沥溪出生。*

*参看《沥溪苏氏族谱》。

5月28日(四月十八日)，二妹苏惠芳在横滨苏宅出生。*

*参看《沥溪苏氏族谱》。

堂大弟苏维骥在沥溪出生。*

*参看《沥溪苏氏族谱》。

1889年(光绪十五年己丑)

六岁

在横滨云绪町一丁目五二番地，随河合仙及其外祖父母生活。

杰生将曼殊带回苏宅，与其嫡母黄氏、二庶母大陈氏，妹妹惠龄、惠芳生活。*

*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“嫡母及三庶母(按：应为二庶母，即大陈氏)俱见连年生女，未得男孩，深为感叹。先父见状，趁此机缘揭晓已有亲生子藏于外室，家人闻之大喜，即着带子归家。当时只要儿子回家，其母被拚于外”。苏维骥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曼殊“至六岁，家伯乃始对黄氏等云，贺氏育得麒麟。家伯母遂令带之回粤，拜见先祖父母”。

但柳亚子对此有不同看法。他在《曼殊之血统问题及其少年时代》中说：“杰生和贺哈喙只是姘度的关系，有了身孕以后，怕陈氏和河合仙打碎醋罐头，就秘密起来，到外面另租小房子住。等到曼殊生产以后，木已成舟，不怕她们再反对，并且贺哈喙又已远走高飞，不再回来，所以只好取消小房子，把曼殊抱领回家，交给河合仙抚养了。这样杰生在日本居住方面的家族，是曼殊生后三个月就公开一切；所云‘曼殊生六岁，家伯始开诚对家人言明’，此家人是指广东方面杰生的父母而言。因为杰生正室黄氏到横滨，知道此事，才通令杰生向父母公开，接着她就带领曼殊，回粤拜见祖父母去了。”看来，恐怕是柳亚子没有考虑到河合仙与若子的姐妹关系，因而把苏维骥的话理解到“广东方面杰生父母”去了。(参看《族谱·生母河合若》[4])

与苏惠龄随嫡母黄氏及舅舅黄玉章离横滨回广东。[1] 在船上向人索纸笔绘画。[2]

[1] 苏维骥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“曼殊生六岁时，家伯当时正在横滨山下町三十三番茶当买办职，先伯母伴之回乡，由先祖父母抚养”。按：曼殊随黄氏离横滨的时间，说法有二。一为六岁。苏维骥1928年12月18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“曼殊幼年六岁回粤”。二为四岁。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“曼殊四岁，惠龄三岁，其二人随嫡母挈返家乡”。柳无忌《杂话苏曼殊的身世与家族》：惠珊信中的一段时间，“与旧说不同，我想从苏维骥所说，他所根据的可能是《苏家家谱》”。按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的时间，往往比旧说少两年，可能是计算的起点问题，其所说与《沥溪苏氏族谱》无

出笑。

[2] 苏绍贤《先叔苏曼殊之身世与家族》：“先祖母黄氏及玉章祖舅携归广东。在舟中时，曾向人索铅笔及纸，绘一大舟。人（取视之，则俨然已所乘之大汽船也。人以为奇”。

回至沥溪，与其祖父母、兄姐、叔婶、堂兄弟姐妹生活。*

* 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“黄氏……（光绪）十五年挈曼殊还家，拜见先祖父母”。

堂大妹苏妙珍在沥溪出生。*

* 参看《沥溪苏氏族谱》。

1890年（光绪十五年庚寅）

七岁

在沥溪，随祖父母、嫡母等生活。*

* 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“曼殊归乡数载，由林氏祖母照料，爱如己子，食宿同之”。林紫垣1928年11月25日自天津复冯自由信：“杰生妻黄氏，曼殊乃其亲身抚养成人者也”。苏维驥1929年

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“林紫垣云，曼殊为黄氏抚养成人，是也。光绪十五年，（按：应为十四年），黄氏挈曼返香山，居沥溪。黄氏对曼，如己所出。黄氏性善，惟大女燕家姐品性颇劣，其中以恶言对付不等”。苏煦亭1929年2月13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：“先妣黄太夫人待曼殊极善”。

入简氏大宗祠私塾从苏若泉读书。同学

者与三叔明生、四叔朝勋、大兄煦亭、堂三兄维翰、长妹惠龄等，从苏若泉读书。*

* 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“三兄曼殊，自幼在家教养，延师指导，守家规，敬师长，其老师，名为苏若泉，是清朝一举人，学识渊源。同学者，有三叔秉章、四叔达章、大哥煦亭、二哥墨斋（按：应为堂三兄），及三兄曼殊、二姐惠龄等共六人”。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“曼殊儿时名唤亚猷，七岁入乡塾读书，号子谷。少时读书颇聪明，画公仔鹤鸟等甚好”。苏绍贤《先叔苏曼殊之少年时代》：曼殊七岁入村间学塾，时亦未见其有何特别之处。然写字迅速异常，为全塾同学所不及。性孤特，与人罕言语，然闻人谈论与其意见不合者，辄放声滔滔汨汨，必令人无可置喙乃已。不多食，日饭三回，每食不过半碗而已。以身体衰弱之故，虽在塾读书，一年而大半为病魔所困，不能有所长进也”。文丰《珠海诗人苏曼殊轶事》：1890年，“曼殊在家乡读私塾。据沥溪乡八十七岁老人简文福说，‘苏猷早年是就读于沥溪乡的简氏大宗祠’。这祠堂在清末作私塾用，后改为沥溪小学校，现闲置无用，然基本完好，可辨当年风貌。”

三妹苏惠芬在横滨苏宅出生。*

* 参看《沥溪苏氏族谱》。

大兄苏煦亭在沥溪与界涌陈家女订婚。*

* 苏绍贤1929年3月24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：“家父（按：煦亭）十六岁，先祖母为之订婚”。

1891年(光绪十七年辛卯)

八岁

在沥溪乡塾就读。*

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曼殊“攻读于家塾，受名师教训，文字甚佳”。他“素爱文学，书法极端整齐，所读的书，犹是如新，一圈一点，无不注重，我在幼时也读古书，每到藏书室时，皆喜选读三兄所读过的书，如其的作文、作对、诗词等，重箱叠叠藏于书室内，而其的画刊卷卷笔生，贮于书橱中”。与维翰相好，时戏弄煦亭。

*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“曼殊与墨斋最相善，时或朔望期休假一天，其招数人同往河中钓鲫，作为游戏，煦亭为人纯良，时受曼殊及墨斋戏弄之。则曰：‘大哥你睡在河中不用筑堤，可以钓（按：疑为“庠”）虾，如得虾与大哥平分。’于是大哥受他二人所愚。曼殊与墨斋哈哈大笑。此是他童年时之趣谈”。柳无忌《杂话苏曼殊之身世与家族》：苏惠珊的信，“更饶兴趣的，是描绘曼殊幼年在家塾内读书情形与趣谈的两段，说到他的书法与绘画，他的课业与读过的书，以及童时他与墨斋如何‘戏弄’煦亭。不过，这里稍有问题的，是煦亭比曼殊长九岁”。

三庶母小陈氏至横滨嫁与苏杰生。*与大陈氏、惠芳、惠芬同居苏宅。

*苏维驥《〈苏杰生年表〉笺注》：“光绪十七年辛卯，三妾陈氏自粤来归，年十九”。

堂二妹苏新、堂三妹苏爱在沥溪出生。*

*参看《沥溪苏氏族谱》。

1892年(光绪十八年壬辰)

九岁

在沥溪乡塾就读。

12月8日(十月二十日)，苏杰生因万隆茶行生意不景，营业失败，偕大陈氏、小陈氏，及惠芳、惠芬离横滨回沥溪。*

*苏维驥1928年12月18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“曼殊父杰生，……光绪十八年十月二十日返国”。柳亚子《苏杰生年表》：

“偕次、三妾两陈氏自横滨归沥溪”。其归国的原因有三：一为“生意不前”。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“杰生由日本返国，……因是年生意不前，缘是归家。今尚有杰生手写一信，寄回先祖父收者，弟留作纪念”。二为“好义破产”。冯自由1928年9月13日自上海复柳亚子信：“苏父竟以好义故破产归粤”。三为“营业失败”。林紫垣1928年10月9日自天津复冯自由信：“苏父营业失败归国”。看来三个原因是一致的，只是反映的角度不尽相同；前两个恐怕侧重在远因，后一个恐怕侧重在近因。

1893年(光绪十九年癸巳)

十岁

在沥溪乡塾就读。

备受家人的歧视。*

*章丙麟《曼殊遗画·弁言》；

家产中重宗法，族人以子谷为异类，群摈斥之”。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片：曼殊幼年，“在家庭常因小事，以致引起误会，一父数母，各爱其子女，……孩童曼殊者，未明人性，则离母亲怀抱，随嫡母回乡，虽有祖母钟爱，……除祖母外，俱是冷眼者，不得温暖，而有些藐视异国人所生之子女，以致纯洁无邪的小孩子当作陌路人，甚至以为自己是无人所认的日本人，……作为流浪客，故有说‘难言之恫’，此情形极为他痛心”。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泖溪复柳亚子信：“今据家属云，薄待曼殊，乃庶伯母（按：大陈氏）所为”。

1894年（光绪二十年甲午）

十一岁

在泖溪乡塾就读。

煦亭在泖溪与陈家女结婚。*

*苏煦亭1929年4月4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：“弟系在乡间娶亲，时年二十岁”。

堂四妹苏兆在泖溪出生。*

*参看《泖溪苏氏族谱》

1895年（光绪二十一年乙未）

十二岁

在泖溪乡塾就读。

苏杰生带同大陈氏及其所生的女儿惠龄、惠芳、惠芬往上海。*

*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泖溪复柳亚子信：“先伯与陈氏已先于乙未年来申矣”。

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：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乙未，杰生偕

（大）陈氏赴上海”。

苏煦亭自泖溪至横滨，在表叔林北泉处学习商业。

*苏煦亭《〈苏杰生年表〉笺注》：“光绪廿一年乙未，煦亭赴日本横滨”。苏维驥《〈苏杰生年表〉笺注》：“光绪廿一年乙未，煦亭至日本横滨，习商于表叔林北泉处”。苏煦亭1929年2月13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：“煦亭自幼返乡，至廿一岁返日本，始获与生母（按：河合仙）再晤，此时生母惟闻中来会面而已”。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：苏煦亭“1895年即光绪廿一年乙未二十一岁时，始由泖溪再至横滨，习商于表叔林北泉处，与河合氏（仙）重行晤见”。

9月28日（八月二十日），堂二弟苏维驥在泖溪出生。*

*参看《泖溪苏氏族谱》。

12月底（十一月），四妹苏齐在上海出生，幼殇。*

*参看《泖溪苏氏族谱》。

1896年（光绪二十二年丙午）

十三岁

在泖溪乡塾就读。

患大病，得嫂嫂照顾，遭婶婶虐待。*

*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片：曼殊在乡，“嫡母慈祥，长嫂贤良，对三兄必为温暖，……时或婶婶辈言语不

检，有重此轻彼之分，使三兄感怀身世，抑郁不安。闻他十三岁时在乡居，偶患疾病，颇得嫂嫂照顾，为其医治并设戒口菜肴等。但有婶辈，预定其病不能治，将其置之柴房以待毙”。罗建业《苏曼殊的身世及其冒认日本人动机的检讨》：“这样惨绝人寰的情景，应即是‘身世难言之恫’的确切注脚。他常所讽诵的‘为同生身亲亚母，卖儿还剩几多钱’，以及《本事诗》‘生身阿母无情甚，为向摩耶向夙缘’的句子，无母之痛，真是跃然纸上；苏氏家庭间的瓜葛，他何尝不自知之，只是有苦说不出罢了”。

3月（二月），随二姑母苏彩屏、二姑丈陈献墀赴上海，与苏杰生、大陈氏，及惠龄、惠芳、惠芬生活。*

*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“过些时病渐愈可，三兄即整装往沪，与其父母重叙，故将这一段苦衷诉诸于父母，并说一家数十人，最爱其者，是我的祖母也（即林紫垣之姑姑）。长嫂贤良，婶婶及附居之亲戚等或者有轻视他，由此淡观一切，矢志永不回乡”。“大病后，从乡往上海，与父亲及三庶母，数妹一同居住”。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浙溪复柳亚子信：“丙申二月，曼殊随适陈献墀二姑母来申，与先伯同往”。又“曼兄确系十三岁往沪”。

受大陈氏刻治。*

*柳亚子《苏曼殊传略》：“曼殊幼年住在上海时，据说大陈氏对他很不好，颇有虐待的嫌疑”。

从西班牙牧师罗弼·庄湘博士学习中英文。*

*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浙溪复柳亚子信：“曼殊十三岁往上海习中西文”。章炳麟《曼殊遗画·弁言》：“令子谷出外就傅，习英吉利语”。《潮音·跋》：“尝从西班牙庄湘处士治欧洲荷学”。

与陈国康同学。*

*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浙溪复柳亚子信：曼殊“初入某校，查之家姑母，云年久失记。或去信烟台大北电邮局陈国康先生，是曼殊在上海时同学也”。

苏瑞文在浙溪为儿子分家产。*苏杰生分得苏家巷第二间。

*苏绍贤1929年8月24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：“先祖父为诸子析产”。

堂三弟苏绮在浙溪出生。*

*参看《浙溪苏氏族谱》

1897年（光绪二十三年丁酉）十四岁

在上海，从罗弼·庄湘学习英文。*

*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浙溪复柳亚子信：“曼十四岁仍在申”。苏曼殊《断零鸿雁记》：“牧师（按：罗弼·庄湘）隶西班牙国。……遂从之治欧文二载”。

4月（三月），苏瑞文患病，苏杰生回浙溪照料。*

*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浙溪复柳亚子信：“三月，家伯因父病先返乡，留陈氏

与曼等在沪”。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：“1897年‘旧历三月，杰生父瑞文生病，杰生从上海返沥溪’。

11月11日（十月中旬），大陈氏接家信，知苏瑞文病重，即携女儿惠龄、惠芳、惠芬回沥溪。*

*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“是年十月，（大陈氏）再接家信，云祖父病重，陈氏与诸女回家”。

曼殊独留上海，食宿在苏彩屏家。*

*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“留曼交托舍亲二姑文陈献坤与姑母照料一切。……食用乃在家姑母处”。

继续求学，费用由父亲好友陈仲谱资助。*

*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“兹查陈仲谱世好，今尚在烟台太古洋行作办买云，彼时子谷在上海读书，经陈君供给学费；而陈国廉乃仲谱之弟也”。“国廉之兄仲谱；当时在沪，供给学费”。

11月14日（十月二十日），苏瑞文在沥溪病逝，终年八十一。*

*苏维驥《〈苏杰生年表〉笺注》苏瑞文终年作八十。现终一用终年减生年加一的计算方法，作八十一。

11月29日（十一月初六日），小陈氏在沥溪病逝，终年二十五。*

*参看《沥溪苏氏族谱》

12月上旬，堂大兄苏维春从日本返乡路过上海，怜曼殊过冬只得棉胎作被，即购毡被与。*

*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“（大）陈氏旋乡不一月，而弟之胞兄静波由瀛岛回经沪地，与曼会面。言陈氏刻薄事，只留棉胎与曼作被，棉套裤被取去之说。静波大兄闻而不忍，遂与曼另购毡被等。后大兄回家，将事责问（大）陈氏，而（大）陈氏云，因接家信，勿勿旋乡，无心照料，并非有意刻薄也”。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：“曼殊十四岁在上海时，陈氏返沥溪，仅留棉胎与曼殊作被，适维春自日本返粤过沪，闻之不忍，为另购毡被。返粤后又以大义指斥陈氏，陈氏又以匆促返乡为推诿。”

1898年（光绪二十四年戊戌）

十五岁

初春，随表兄林紫垣自上海东渡日本横滨。〔1〕生活在林紫垣家。〔2〕

〔1〕曼殊到横滨的时间，说法有三：一为十二岁。苏煦亭《〈苏杰生年表〉笺注》：“曼殊十二岁至横滨”。一为十四岁。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曼殊“自十四岁始与堂兄墨斋，同住日本”。一为十五岁。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：曼殊“十五岁赴横滨，乃随林紫垣伴往”。对于第一种说法，苏绍贤在1929年3月4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已有所否定。他说：“前信说曼殊同年（按：指1896年）来日，及今细思，似微有误”。事实上，煦亭在时间问题上经常搞错的。诚如柳亚子在《曼殊之血统问题及其少年时代》中说：煦亭说的年龄“一虚百虚，都成问题”，所以

此说并不可靠。第二种说法的可能性也不大。因为曼殊1897年全年在上海生活，有他的二姑母苏彩屏可以证明。估计曼殊到横滨的原因，是苏维春在冬天回到浙溪，把曼殊在上海的情况说了，苏杰生怜而爱之。适值林紫垣说出横滨拟办大同学校，杰生为息事宁人，就托林紫垣带曼殊同苏维翰一起前往。故时间应为1898年十五岁。至于具体时间。据冯自由《苏曼殊之真面目》：“余及曼殊均于（大同学校）开学之日入学”。而查《大同学校史略》，有翌年（1898）二月稟官开学”语，可知曼殊抵横滨应在二月以前。故柳无忌《杂话苏曼殊的身世与家族》所说：“初春随林紫垣去横滨”，理应成立。

[2] 苏绍贤《先叔苏曼殊之少年时代》：曼殊至横滨，“靠表兄林某教养。”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曼殊在横滨，“一切起居行动，皆由林紫垣表兄监护”。

2、3月间（二月），入大同学校，在乙级学习中文。*

*大同学校是横滨华侨创办的小学性质的学校。据1909年出版的《大同学校史略》记载：“光绪丁酉（1897年）之岁，……九月十八日（10月13日），集闾华梓里，在中华会馆，“会议办一学堂，教以中、英、日文三科，名曰‘中西学校’，众皆赞成。会馆董事某等，允将百四十番房屋二间租出，订明每月租银六十二元。事既议定，即在会馆开捐，及公推值理。……众议公举邝君（汝磐）回国聘教习。是时康长素先生在沪创办大同译书局，及强学堂会《时事报》事，邝君到沪往谒焉，恳其代聘教习。长素先生欣

然允其所请，并与之筹商校名。长素先生曰‘名曰“中西”，则缺“东”字，名曰“中东”，则缺“西”字，究非妥善。不如名曰“大同”可以包括一切。’亲书扁额、条幅、楹联各一见赠。旋命其门人徐君勉、林默庵、陈荫农、汤觉顿四先生来主中文教席。翌年二月稟官开学，生徒百余人”，为“完备两等小学”。“戊戌秋，政变事起，一二顽固守旧的官吏，以为大同学校为新党康有为、梁启超之根据地，欲扑灭之，以为功，为升官发财之终南径。不知大同学校之立乃出自全阜华人公立之学校。新党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之与大同学校关系之甚浅薄也”。冯自由《苏曼殊之真面目》：曼殊“十五岁时，横滨华侨初设大同学校，余及曼殊均于开学之日入学。校分甲、乙两级，甲级所授为中、英文二科，乙级所授为中文一科。曼殊属乙级，与五、六、七舍弟同班”。《大同学校校友学历》第六页：“姓名：苏子谷，字：曼殊，籍贯：香山，费别：自”，罗孝明1972年5月6日自日本致居浩然信：《横滨大同学校同学录》载曼殊“在学期间为1898——1901年，即大师十五岁至十八岁”。

时校长为徐勤（君勉），授业教员有韩述尧、梁文甫、卢湘甫、陈荫农、汤觉顿等。同级同学有郑宗荣、霍会全、江后笑、梁福喜、张文渭、苏维翰、鲍祥、郑伦、柳汝祥、刘梦湖、林铎。同时认识其他教员苏汝湘、钟卓京、陈默庵、林慧儒、汤铭三、陈恩德、梁文卿、罗昌、周鑑湖、梁君力、劳伯燮、康羽子、陈秀峰、潘雪箴、鲍炽、山田英、桥本海关、长田信藏、饭家藏之助、新井贞继、河源操子、栗原胜太郎、宫崎民藏、池田市三郎、大和田广寿、别级同学冯懋龙、郑贯一、陈晖成、卢藉刚、郑锦等。

罗孝明《为研究曼殊大师和张世昌老师谈话》、张世昌介绍曼殊在大同学校同级同学有郑宗荣、霍会全以及江后笑等。当时校长为徐勤、英文教员为苏汝湘、中文教员为韩述尧、梁文甫两位”。陈国权1966年10月14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“大概下列一班人是曼殊的同级生：鲍祥、郑伦、柳汝祥、刘梦湖、林铎等”。柳亚子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：“（苏）维翰与曼殊同学于大同学校”。“（张）文渭和曼殊，先是大同学校的同学”。罗孝明1965年2月10日自日本致柳无忌信：“曼殊在大同学校肄业中之同级生原有十数人，大部分早已物故矣，惟有两人现仍生存，一在香港名郑宗荣先生，另一位名梁福起（喜）先生，现居东京”。“尚时大同学校之教员有：卢湘甫、教子书，现年九十七岁，现仍生存于香港。苏汝湘，教英文，为香港Queens College出身。陈荫农及汤国顿教诗及古文”。冯自由1928年9月13日自上海复柳亚子信：“弟识曼殊在戊戌年，其时贱龄方十七岁，而曼殊则十五岁。其名子谷二字，无他号”。苏曼殊《三次革命军题辞》：“冯君懋龙，余总角同窗也，少有仁人之风，与郑君贯一齐名，人称双璧”。此外名单，参看《大同学校教习名表》、《大同学校校友学历》。

经济主要由林紫垣供给。*

*曼殊在大同学校读书时，其经济一般认为是由林紫垣供给。冯自由1928年9月13日自上海给柳亚子信：“查其戚属中有力者，为林紫垣、林北泉两氏，曼殊之教育费，多由林氏供给之”。林紫垣1928年10月9日自天津复冯自由信：“苏杰生将曼殊托弟代为照料。……所有学费等等，皆由第一人

供给”。苏煦亭1929年2月13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：曼殊在横滨，“其时一切费用，均由敝戚林紫垣供给。盖林系先父一手栽培之人，受先父母恩德至大也”。但苏惠珊却微有不同看法。她在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中说：“父母送其留学，……经济方面，由林紫垣表兄代理”。查林紫垣“性吝”，曼殊对他颇有不满；苏煦亭对他亦有微词。故疑当时的费用，苏杰生是负担一部分的。

与张文渭“同房寄宿”。*

*曼殊当时住在何处，说法有二：一为林紫垣家。苏绍贤《先叔苏曼殊之少年时代》：“其时先叔曼殊在林紫垣处食宿”。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曼殊“日中住在表兄嫂之家中”。一为大同学校。张文渭1929年6月25日自南屏复柳亚子信：“弟与曼殊朝夕相对，在大同时代，与曼殊同房寄宿”。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浙溪复柳亚子信：张文渭“在横滨大同学校，与伊（按：曼殊）共住一房，出入与双鲤无异”。查《大同学校校友学历》，“通讯地址”栏内苏子谷为空白，而在其前的黄福开为“校内寄宿舍”。后者的记载，至少说明大同学校是有寄宿的。张文渭是当事人，他的话“事实可靠，亦非大玄”（苏维驥语）。而苏绍贤的说法，是间接得自苏煦亭的。据柳亚子在《冯自由〈苏曼殊之真面目〉笺注》中说，煦亭当时“在林北泉处，北泉与紫垣，虽是叔侄，并不同居”。煦亭与曼殊，也因“商学异途，所以相叙的时间就很少了”。至于苏惠珊，她的说法是闻之于林紫垣的。林紫垣虽热心办学（参看《大同学校史略》），但从他的为人看，他不一定愿意收留曼殊（还有苏维翰）在自己家

中，所以还是以张文渭所说的为对。

间与煦亭相遇，偶得其接济一、二元。*

*苏绍贤《先叔苏曼殊之少年时代》：“家父返横滨时，庶祖母河合氏居云绪町。其时先叔曼殊在林紫垣处食宿，而家父则在表叔林北泉处学习生意。家父工金甚微，晤乃弟时间中给以一、二元而已”。

时有大姑丈杨日彰、大姑母苏彩霞家。*

*苏惠珊1969年11月12日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曼殊在大同学校时，“有大姑丈如杨日彰（在太平洋汽船会社任职），亦有大姑姐居横滨，日夕相爱相亲”。

时往云绪町一丁目五二番地探望河合仙。*

*曼殊在大同学校读书时，有否与河合仙来往，说法不一。苏惠珊1969年自香港复罗孝明信：各亲戚“素未谈过（曼殊）与河合氏往来”。罗孝明1966年10月24日自日本复柳无忌信亦有类似的想法。但从曼殊与河合仙的关系看，此说似不妥当。且据下列资料显示，曼殊那时应有去探望河合仙的：

(1)据苏绍贤1929年8月24日自日本复柳亚子信介绍：河合仙在横滨的地址苏煦亭是知道的。苏煦亭以为自己与曼殊都是河合仙亲生子，必把河合仙的地址告诉曼殊。(2)据罗孝明《为研究曼殊表叔和张世昌老师谈话》介绍：曼殊称郑文焯（文塔母（按：关安子）为亚姨，因关安子与河合仙氏情同姐妹，文焯、文塔与曼殊彼此认为表兄弟，而文焯、文塔又是大同学校学生，曼殊必知河合仙住处。(3)曼殊《燕子龕随笔》：“甫四岁（一疑“二十四岁”笔误，此仅作参考用）时，奉母村居”。时间和情理都颇为吻合。(4)曼殊1914年1月下旬自日本复柳亚子及致陈陶怡等信，均有“欲探儿时巷陌，不可得也”句。所谓在日本的“儿时”生活，除了六岁以前，当指这个时候。而六岁以前的印象，当然早已消失得一干二净。(5)曼殊《断鸿零雁记》所载三郎寻母年龄，也在十五六岁。(6)如这个时间没有寻过母，则曼殊二十四岁时托名河合仙写的《曼殊画谱·序》说的“只是有情抛不了，袈裟赢得泪痕粗”所注的“不知是何故”的解释是：“为思我及其姐”，就很难找得着落。因此可以推断，曼殊在大同学校念书期间，确有与“吾母”河合仙及“吾姐”榎木荣子（即河合若）来往过。曼殊同大姑母苏彩霞、大姑丈杨日彰、大姑姐苏袁在浙溪出生。*

*参看《浙溪苏氏族谱》。（待续）